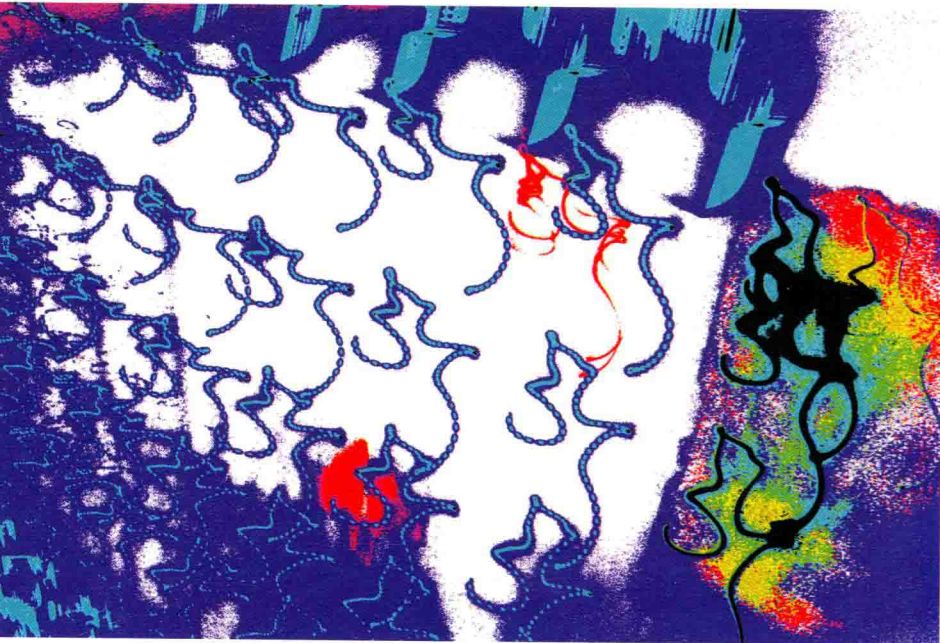




激扬文字

伊 沙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还乡文丛

激扬文字

伊 沙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扬文字 / 伊沙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6

(还乡文丛/余丛主编)

ISBN 978-7-5668-1437-1

I. ①激… II. ①伊…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5451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8620) 85221601

营销部(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崔军亚

责任校对: 姚晓莉

排 版: 中山市人口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3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 序

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是喜悦的，是恳切的，但也仅仅是一种愿力。

我们捡拾的是内心。如何写？写什么？在此都顺应了内心，那也是精神还乡唯一的去处。

还乡是一个梦，是乡愁，是永无止境的抵达。我们寄望于怀旧、后退，甚至是保守的；我们寄生于乡土、故里，甚至是故步自封的。

不是我们流离失所，而是我们还乡之乡已经沦陷。灵魂向何处安顿，没有精神的还乡，就永远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还乡者在路上，在返程的途中；还乡者是过客、旅人，是不合流俗的边缘人和问津者。在漂泊不定的异乡，还乡是我们的忧伤

艺术。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彷徨四顾，对未来又充满希冀。但是故乡在远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还乡文丛”是立意，是重塑，而非局限；是敞开的，融合的，也是繁殖的。哪怕仅仅是文字上的还乡，虽然它无法抵达，但或许能安放我们的心灵。

一方故土，是源头，是离散的地方……却又在等候着还乡者的归来。

余 丛

2013年10月22日

目 录

卷 一

- 3 英伦诗旅
41 桥
76 城春草木深
82 中国当代诗歌：从“全球化”说开去
95 “待到太阳等不及了，我们才怒放”
108 恰同学少年

卷 二

- 125 严力印象记
137 徐江《杂事诗》序
154 侯马《他手记》阅读手记
162 从写作内部说《蝴蝶》
167 秦巴子《纪念》序

- 179 朱剑，别信命
- 187 他是长安及时雨
- 191 吉狄马加《我，雪豹……》小议
- 196 看好李勋阳
- 200 东岳一流
- 207 独化于崆峒
- 214 最高的玩
- 220 东都洛阳的诗人
- 224 钟品《问题成堆》序
- 230 吕约：“文”与“野”

卷 三

- 245 饿死诗人，开始写作
- 249 诗集《我的英雄》自序
- 252 重开诗的盛宴
- 261 小说集《谁痛谁知道》后记
- 265 将编选絮语归入档案
- 273 《当你老了：世界名诗 100 首新译》编译者序
- 276 御鼎诗歌奖·21 世纪中国诗歌“十年成就奖”受
奖词
- 283 中国当代诗歌奖获奖感言
- 285 《手稿》现代汉诗新世纪十年成就奖受奖词

287	《秦岭文学》2011 年度诗歌奖获奖词
289	水城文学沙龙首届年度文学大奖获奖感言
291	第三届“葵”现代诗歌成就大奖获奖感言
295	第三届红岩文学奖诗歌奖获奖感言
297	中国桂冠诗人奖获奖感言
299	首届王维诗歌奖获奖词
303	长诗《梦》（第一卷）自序
308	《听伊沙讲课》自序
313	《新世纪诗典（第一季）》编选者序
315	《新世纪诗典（第二季）》编选者序
319	《新世纪诗典（第三季）》编选者序
324	《向仓央嘉措致敬》编选者序
326	后记：梦（454）

卷

一

英伦诗旅

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看出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

——[英] 威廉·布莱克

此行缘起非常之早。

2005年5月25日——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记住这一天，是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好日子：在这天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我一连接到两个电话，全都是好事。其中一个电话是一家海外出版公司的女老总打来的，要一次性收购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尚在写作之中）；另一个是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打来的，说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接到英国一个诗歌节的信，信中说想邀请我去英国参加他们的活动，西敏正设法与我取得联系。

很快我便收到了西敏本人的邮件，信中说，英国曼彻斯特诗歌节欲邀请我和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今年或明年，问我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西敏说他今年的工作已经排满了，那就明年吧。结果到了“明年”——2006年却没了消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敏在2006年年底带给我的好消息是来自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邀请——这个邀请让我在2007年夏天独自一人成行了。一晃到了2007年年底，英国那边又有了消息，很快正式的邀请函也寄到了，是向我们两人同时发出的，邀请我俩参加在2008年11月7日至9日举行的第20届奥尔德堡国际诗歌节。

拿到邀请信，我才知道是奥尔德堡诗歌节，而不是什么“曼彻斯特诗歌节”，而西敏兄还糊涂着呢！他要再过几个月方才恍然大悟：我们将要参加的诗歌节跟曼彻斯特没关系！至于他脑海里怎么蹦出了一个曼彻斯特，他也讲不清楚。

西敏真是我的福星！

实际情况是：此次英伦之行、2007年荷兰之旅，以及我头一本正式的英译本诗集在英国的出版……所有这些好事的缘起都要归到西敏这里。2003年，我们在中国的西北相遇相识，我送给他新鲜出炉的《伊沙诗选》（青海人民版）。2004年，他选译了其中的十首诗并挂在由他担任编辑的国际诗歌网上——我的上述好事便是由此而起，由西敏所译的这十首诗而起！

二

听说，英国的签证是最难拿到的（比美国还难拿）——当然，这是对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而言。那么，我究竟要签几次证才能到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英国驻华大使馆所辖的签证中心位于东直门的东方银座大厦，我在两个月中两赴北京三次进过那座楼，两次正式递交申请材料，一次被拒签，一次获签。那种疙里疙瘩七上八下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入关处，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小姐看了我的护照问我：先生，为什么曾遭拒签？我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诗歌节要付我 250 英镑，签证官认为这不对。制服小姐让我坐在英国境外的一张椅子上等待，她要去打一个电话——我不知道她是要给英国驻华大使馆打还是给英国诗歌基金会或奥尔德堡诗歌节打，只好老实等待，听天由命。还好，在五分钟漫长的等待过后，制服小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喊我过来，举起大印，在护照上狠狠地盖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再见！

真不容易——我是说，不论是作为一名中国公民还是一名中国诗人。过去是“这边”不让出，现在是“那边”不让进，东方亮了西方不亮。身为一名中国公民，我该承担别人对我所持护照的傲慢与偏见；作为一名其志也大的中国诗人，我应当承担得更多——对我来说，这毫无问题，早已想通，老子认了！

尽管此行，比我四年前申请赴美遭拒签的那一次想去得多：这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的诗歌节，另外对我个人来说具有

突破意义的英译本诗集将在这个节上首发！还有便是：主人的热情让我感动，尤其是到后来，他们执着地提出，如果我最终未能拿到签证而无法成行，他们想让我以网上视频的方式“参加”这届诗歌节，朗诵我的诗！

这近乎悲壮了！

三

五年之中，我最大的变化是成功地减了肥，但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五号航站楼的出口处，西敏还是一眼便认出我来——他提前两天经过 22 个小时的残酷飞行先到英国就是为了接我！西敏还像五年前那样高，略微老相了点，但却老得很有味道，反倒让五年前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显得有点生涩，那一个像博士，这一个像翻译家。西敏大我五岁，是 1961 年生人，他后来有两次十分自然地说自己属牛，说得我直想乐：汉学家很难说是“老外”，他们的一部分意识与思维已经中国化了……

西敏的身后站着诗歌节的女司机，与我握手寒暄，她说经过两天刚跟西敏先生混熟了，但是一听他跟我讲中文，又令她感到很陌生——从那开始的两个多小时里，她的这份陌生感只会加剧。因为从希思罗机场到奥尔德堡的高速公路上，西敏跟我说了一路中文。

译者深知作者心——因为原本就同此一心。一上车西敏便说：“书出来了！”说着便从座位上操起一本给我看——我的第一本在

国外正式出版的英译本就在眼前（西敏带着它来接我）！说实在的，我真想亲它两口！西敏说他很喜欢这个封面——布拉达克西书社的主编很喜欢英籍华裔画家盛奇的作品，向我提供了几张让我选定，我选择了目前这张相对平和、不事张扬的《红喇叭》，因为觉得与书名《饿死诗人》（定此书名是西敏的主意）很合，可谓是：芸芸众生，饿死诗人！

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记得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家中翻箱倒柜大动干戈地将自己从1988年正式创作以来的数千首诗全都找出来重读了一遍，重点是那些从未发表或出版的篇目，并从中精选出适合翻译的300首发给了西敏，西敏与另一位译者陶乃侃（他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华裔）最终译成了120首，其中118首构成了手中的这本书。他俩用半年的时间就译成了，应该算快的；而布拉达克西书社在其网页上将本书的封面连同我的照片和评介文字挂了快一年了，所以让我觉得久。

我手摸着英文版的《饿死诗人》光滑的封面跟西敏说话，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仿佛任何话题都会让我们兴奋得说个没够！

车内飞扬着中文，车外的天空已经全黑（这里天黑的时间是四点半），再加上又是在全球都一模一样的高速公路上疾驰，让我怀疑是否到了国外，只是迎面而来的车流在黑暗中形成的璀璨的“灯流”，是我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

汽车绕过一大片灯火，女司机说：这便是伊普斯威奇——我

马上反应出这是离奥尔德堡最近的较大的城市了，在普通的英国地图上，是没有奥尔德堡的。女司机介绍说：伊普斯威奇的足球队不错，在 1978 年获得过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那时候还不叫“英超”）。开过伊市之后，她将车停靠路边，用手机发了一个短信，发完后继续开车上路。

车子向前开去，女司机的手机上回过来一条短信——是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发过来的：她说她简直不相信我即将到达这事儿是真的！来之前，西敏曾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我初遭拒签让主办方很是沮丧，再签成功则令他们非常振奋——当时我以为这更多说的是西敏本人的心情，现在全信了！

说到便到了，车子穿过空无一人的小镇，停在白狮酒店门前——我在英国旅游网上已经查到了即将下榻的该酒店，看过它的玉照，所以一点都不觉其陌生，反而还有几分亲切！女司机在说吃晚饭的事，我说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晚饭，而是抽一支烟——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因为我的打火机在首都机场出关安检时被搜走了……

我们仨在酒店门前合影留念，用女司机的手机。就在一百米外的黑暗中，便是北海的涛声——此处有诗，在此不表。

女司机走了，西敏带我走进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他提前两天来，对这里的一切已经相当熟悉。他住 28 号，我住 34 号，我刚在房间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西敏便来告诉我说：“大老板”打电话来，说马上就到医院门口，她说她要陪你抽支烟，然后带我们去吃

晚饭。

几分钟后，我们便在酒店门口见到了热情洋溢的“大老板”——诗歌节主任内奥米·佳法女士，她竟是一个美人儿！令我想起鹿特丹诗歌节的两位策划：帅哥安科尔和美人曼娜——在这些遥远的地方，天之涯海之角，喜欢我诗的都是些美丽的人儿，叫我说什么呢？本来嘛！

内奥米为我点燃一支烟——这是我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支烟，但却没有抽出滋味，因为忙于寒暄。主人忙于了解我在饮食方面有何忌口、有何讲究，我一句“我又不是穆斯林”的回答让她乐了，听她说诗歌节请到的某诗人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要吃全素，搞得他们有点头疼……

抽完一支烟，内奥米开车带我们去不远处一座叫作“诗人之家”的小楼，几分钟便到了。那里已经聚集了几个诗人，专门聘请的厨娘已经做好了饭。厨娘用汉语“你好”跟我打招呼，说了两种饭菜的名字让我挑选，我只听懂了鸡肉和米饭便要了，她将米饭和鸡肉盛在一个大盘里——这种吃法有点像中国的盖浇饭，鸡肉中加了些橄榄但并无奶油之类的怪味道，所以我还能接受，喝的是意大利牌子的啤酒。

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边吃饭，有一男一女两位美国诗人，他们是一对夫妻，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英国男诗人，有一位伊朗裔的英国女诗人，还有这项诗歌节的创办人和老主任，他也是个诗人，刚刚参加完一场朗诵会，诗歌节的节目已经于今日白天开始